

平  
均  
地  
權  
論  
述  
地  
改  
革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新  
約



張繼等撰

中國地政研究  
所叢刊

平均地權與土地改革

中國地政研究所編輯  
商務印書館印行

53+  
233

363  
428

# 序

中國地政研究所成立之初，即有編印叢書、叢刊、學報及半月刊之計劃。叢書原與商務有成約，係繼續前地政學院之事業。叢刊亦新與商務訂約印行。半月刊名曰「人與地」，自三十年一月起，已出版一卷二十四期。「人與地」偏於通俗宣傳性質，而其編印，實于今日所中有限之人力物力以重大負擔，於研究工作之進行，不無妨礙。爰本分工合作之義，自第二卷第一期起，交由另組之人與地編輯社編印之，而本所則以其全权，集中於學術性刊物之編印。大抵字逾十萬之專著，編於叢書；三萬字以上而不足十萬者，編入叢刊；三萬字以下，或雖逾三萬而為研究中之片段，不便單行者，則擬合若干篇為一冊，輯為集刊。集刊隨時發表研究所得之性質，類似學報，最有急需，而值此工料俱昂之時，最難實現。

年來時承各方詢問，如何研究地政，苦無以答。西書繁多而難致，非一般人所能讀。漢籍佳作極少，鮮可推舉。嘗擬編輯地政常識叢書，約計二十專題，題各一冊，然欲求其精彩，一則必作者均有專門研究，深入淺出，而今猶人手欠齊，一時難成。用是先擇主要問題，就年來積稿，益以特約近作，輯為四書如下：

(1) 平均地權與土地改革，(2) 土地利用與墾殖，(3) 地價與地稅，(4) 土地政策與土地法。倘明年印刷較有可能，擬即改為集刊。而地政常識叢書，則盼三年內可以完成。

變更現存之土地制度，革其不善以求善，謂之土地改革。我國均產運動，自漢以降，不絕如縷。世界各國之土地改革運動，派別不一。國父融會衆說，斟酌國情，倡言平均地權，遂成為我國今日土地政策之基本原則。獨惜闡發者少，誤解甚多，迄今阻遲不行。是以近年吾人於此，特作比較深廣之研究，並先擇要編為是書。末二篇介紹西人之土地改革論，則可與平均地權之原委精義相與比觀發明者也。茲為便利閱者，約略介紹各篇作者及其內容於左：

張繼先生早年追隨 總理，主持同盟會之「民報」，親聞 總理對於平均地權之最初言論，而頗多未見於今日之書冊，故特乞其撰爲「平均地權史話」一文。其中頗有補正時下傳說之處，富有歷史價值。不謬取鑒。世界各國愚近有「平均地權平義」之作，初稿三十萬言；上編用以經解經之法，謂之要義疏；中編輯集攷訂 論總理一文，即廣義中之第一篇也。是篇旨在闡發平均地權所自出之中心思想，略備一格而已。

萬國鼎先生現任本所之研究室主任兼導師。

「平均地權思想之演進」一文爲其鉅著，「現代中國之土地改

革運動」中一部分，以全書殺青，尚需時日，提前發表於此。主要在分析 總理言論，探究其遞變演進

之跡，以明平均地權之真面目。

繆啓榆先生現任本所副研究員。其「平均地權在三民主義中之地位」一文，亦由平均地權之演進更研究之。惟繆君之文重在推理，以明平均地權之重要，而萬作有似思想史之分析，求明內容之真相，是爲二篇不同處。

蘇淵雷先生現任本所研究員，同時在政校講授民生哲學，撰有「民生哲學引義」，初稿七萬餘言。此篇「民生主義體用論」，長在聯繫中外思想淵源，以明民生主義之本質。

張丕介先生現任本所導師兼鑒定系主任。其所譯德國權威學者狄爾之「各派土地改革論述評」，可補今日

中文圖書中關於此項言論之流水賬式之缺失。

李顯承先生現任本所研究員。撰有「地租論之成立發展及其再認識」，初稿七章十五萬言，尚有三章未完成。「亨利喬治及其土地改革論」一文，即爲該稿第七章之要刪。茲因亨氏學說與平均地權有密切關係，節要發表於此。

夫國於大地，未有學術文化落後而能久存者。學術爲推動宗教藝術道德之主力，不獨政治經濟然也。國難正殷，一切文物制度，正在劇烈蛻變中。理論之闡發，學術之研究，亦正所以助長國家之進步。本所 各君勉

盡棉薄，以求樹立地政之學術基礎，幸我同志之相與共成此舉也。又本輯之編，悉係萬國鼎先生主持其事，集稿閱稿極真審慎，合併誌謝。

# 目錄

序

平均地權史話

張繼

民生哲學與平均地權

蕭錚

平均地權思想之演進

萬國鼎

平均地權在三民主義中之地位

繆啓渝

民生主義體用論

蘇淵雷

各派土地改革論述評

一二三

亨利喬治的土地改革論

李顯承

# 平均地權與土地改革

會辦局

民主主義論

四月一日

同盟會會員公報會

資本社會革命

平均地權史話

普羅

張繼

不二處吳曉農日記

普羅

洎至平均地權，爲本黨實行民生主義最主要，且爲最早確定之方針。今人以平均地權一語，初見於中國同盟會之誓約中，輒謂國父創制平均地權，始於同盟會成立之際。實則國父是項主張，固已完成於同盟會之前也。猶憶辛亥壬寅間（民元前十一、十二年），予留學倭京，與秦力山烈士同寓，一日力山引余至橫濱山下町謁見，時國父以庚子惠州之役失敗，而東渡也。留倭同志，已熟聞革命排滿之說，然於民生主義了解者甚少，當時國父諱諱訓誨，關於平均地權之理論及青島之實例，闡明最多。癸卯（民元前九年）國父於青山設革命軍事學校，胡毅生、黎仲廣等十餘人入學，其時宣誓詞中，即有平均地權一語。翌年，國父抵美之三藩市，倡議致公堂總註冊，並重訂新章八十條，其第二條亦曰「本堂以驅除鞑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爲宗旨。」嗣由美渡歐，於法、比、德等國，組織革命團體，加盟同志之誓詞，亦用此四語。乙巳（民元前七年）夏，東返抵日，創立中國同盟會於東京，訂立會章，擴大組織，宣誓加盟者，十七省之人皆與焉。平均地權一語，遂爲國人所習知。故就吾人記憶所及，國父制定平均地權，迄今已逾四十年。

今本黨文書中，記述國父解釋平均地權最早之文字，爲丙午（民元前六年）十月十七日民報紀元節慶祝會之講演。原辭刊登民報第十期。即今「總理遺教重要演講」第一篇「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」是也。時同盟會本部奉命編制革命方略，其第一節軍政府宣言（俗稱中國同盟會宣言），列述四綱，即據講詞之意。如平均地權一綱，文曰：「文明之福祉，國民平等以享之，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，核定天下地價，其現有之地，其價外仍屬原主，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，則歸於國家，爲國民所共享，肇造社會的國家，俾家給人

足，四海之內，無一夫不獲其所。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，與衆棄之。」所謂社會的國家，即引國父講詞中實行三民主義，以完成民族的國家，國民的國家，社會的國家之諾。是時革命保皇兩黨鬪爭頗烈，尤以文字上之攻擊爲甚。國父講詞刊登後，橫濱新民叢報更大肆譖訕。民報中刊載朱執信先生等所撰長文數篇，駁斥非議民生主義與土地國有政策，是亦當時兩報筆戰主要之爭執點。

然是時同志間，志切排滿，對於民生主義平均地權，誠亦未甚注意。國父於民生主義第二講中，會有斥責之語。獨憶同盟會一部分會員，於民元前四五年間組織共進會，聯絡國內各地會黨，在鄂中收會員，改誓約曰：『驅除鞑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人權。』一字之易，移步換形，眉目全非。共進會本爲同盟會之支會，辛亥武昌首義，實以共進會會員爲中堅，故民國成立後，遂復自行更正之。

民國元年，國父組織臨時政府於南京，未幾，清廷退位，南北統一，袁世凱繼任總統。是時國父所冀求者，即在實行民生主義，實施平均地權。國父曰：『自武漢起義，不三月而全國底定，五族共和，民族民權目的已達，今後欲謀國利民福，其進行之方策，惟有實行提倡民生主義。』（民生主義之實施）又曰：『今日滿清退位，中華民國成立，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，惟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，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，即在此事。』（實行社會革命）又曰：『欲解決土地問題，我國今日正一極佳時期也，趁此資本未發達，地價未加增之時，先行解決，較之歐美，其難易有未可同日以語。』（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）一年間，旅行南北各省，所至輒講民生主義之意義，與平均地權之方法。茲將民國元年國父在各地講述有關平均地權之文，列舉如下，頗足覘知當日國父倡行平均地權之切望。

時 間	地 點	聽 講 者	講 題
四月一日	南 京	同盟會會員餞別會	實行社會革命
四月一日	上 海	同盟會機關部	民生主義之真義

五月四日

廣州報界歡迎會

民生主義之實施

五月十三日

廣州報界公會主任

續論民生主義之實施

六月九日

廣州議長及記者

地權不均則不能達多數幸福之目的

六月

廣州行政人員

地價抽稅問題

九月四日

北京共和黨本部歡迎會

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

十月十二日

上海報界公會歡迎會

政見之表示

十月十五日

上海中國社會黨

民生主義之派別及批評

十二月九日

杭州國民公所歡迎會

民生主義有四大綱

國父於民國六年四月，作同盟演義序曰：『同盟會之誓約，曰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，僅去滿清，安能以爲止境，此吾人所以於元二年之間，力謀團結，而爲平均地權政策之準備也。』然數年間，國事日非，未獲如願。民國九年冬，廣東底定，軍府恢復，國父返粵主持，並籌立正式政府。時中國國民黨本部，尙設上海，子奉命組織本部特設辦事處於廣州，十年三月六日正式成立，國父親致訓詞，講解三民主義，對平均地權，復有詳盡之解釋。其警語曰：『講到民生主義，兄弟已經定了很好的辦法，這個辦法，就是實行平均地權。中華民國政府從前在南京創立的時候，兄弟便倡議平均地權，實行本黨的民生政策。有許多同志都不表示贊同。兄弟便向他們說：你們從前入同盟會來革命，對於實行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，不是發過了誓願嗎？……本黨底民生主義，本是以國利民福爲旨歸；平均地權就是達到這個旨歸的方法。……所以土地問題，實在是很大的，我們要預防這種由於土地的關係，有貧者愈貧，富者愈富的惡例，便非講民生主義不可，又非用從前同盟會所定平均地權的方法不可。此刻革命事業，本沒有成功，要想革命完全成功，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。』回憶當年，國父此言，仍足資我人深切反省者也。

賴國父對平均地權，著述研討，未嘗一日忘懷。除歷年講演外，民國九年三月，撰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，有「定地價」一項。十二年二月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、政綱，及四月頒布之建國大綱，更有扼要之敍述，爰為今日定法規、謀實施之根本原則。十年，由國父曾約請德國土地問題專家單維廉博士來華，商談地價稅法。以陳炯明叛變而止。十二年，單維廉博士應召來華，遂聘為顧問，並組織土地問題委員會，負調查研究之責，亦可見國父對茲事之重視。此外如十二年一月頒布之中國國民黨黨綱，其內項民生主義內，有三大綱要：不皇邊境，實行實業，中國營實業中凡國中大規模之實業，屬於全民，由政府經營管理之。賦課，實行本黨所另立之政策。官督民辦，改革貨幣，革新貨幣制度，以謀國內經濟之進步。十三年六月五左建立，國父賜號臨時，編輯三冊，則近年國民政府之經濟設施，正與此綱要相符合矣。草創初資，國父啟農半耕，並籌立五左政府。初中國廈門父兄易圖六平四目，并同盟前奏曰：『同盟會文書碑，曰驅利築善，救濟中華，而立吳國，平良田，勸農者漸多，支給以餘土糧，出吾人視以計五年之間，已集團衆，而纂平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請也。』幾達半

十二月廿日	卅	中國農工總聯合會	吳玉生主講會四大題
十一月十五日	廿	中國農會黨	總會主講會延開公講稿
十一月十二日	廿一	土 新 耕 公 會	吳玉生主講會
武昌四日	廿二	共 農 本 聯 會	吳玉生主講會
六日	廿三	農 會 員 會	吳玉生主講會
六日武昌	廿四	農 會 員 會	吳玉生主講會
正月十三日	廿五	農 會 員 會	吳玉生主講會
正月四日	廿六	農 會 員 會	吳玉生主講會

民生哲學與平均地權

壹 民生哲學之依據

一、民生哲學之依據：（一）動的宇宙觀，（二）革命的人生觀與社會觀，（三）生存進化之歷史觀，（四）克服自然，（五）平等。

自由平等之原則：（一）人格自由與人格獨立，（二）人權平等與社會正義，（三）自由平等之實現，（四）土地自由與地權平等。

同與以時，勤約平素觀。宇宙萬物，可自而有？世界萬象，可因而存？」

人類對於「宇宙之謎」，初解釋爲「神」，以爲萬物之主宰，爲

象。人類之運命，純繫於上帝之仁慈。此爲神權說。迄於近代之科學進步，對於上帝萬能之思想，漸變爲科學萬能。於是對於宇宙主宰之「神」之信仰，漸生動搖，進而承認原子學說。

就人類現有之智能，已足證明世界萬有，均起于極簡單之「原子」。種種物體，依原子排列體系之不同，而生各種不同之形態。一如多種有機化合物之均爲氫氧炭三元素之各種不同組合。準是而研究宇宙本體，亦無非起自各種極微細之顆粒。天體初爲星雲，由星雲而成爲日月星辰，乃有地球上之木石鳥獸以至人類。此種原子學說，與吾國流行之五行說與佛家之四大說頗相類似。蓋五行說亦極謂世界萬物之組織，由於金木水火土之五種原子，此五種因素互相生剋（按即謂動、變，）而成萬物以及人身；佛家之四大，則以爲世界萬物係起於地水火風；人身亦然。人生借地水火風而來，人死骨朽，即爲人身中之地水火風各各還歸四大。東西學說，

互相參證，實有至理，宇宙認識，乃漸有定論。人云嘗耳，唯識人良中大說水火風雷各體四大。東西學博，萬象，無時不在變動中。變動不居，爲天體之定則，亦係萬有之通性。惟世界事物之種類，雖不勝舉列，而其變動之跡象，則有定則可尋。原子說僅足明萬物之「體」，而未足釋萬物之「用」。萬物固因「體」而生「用」，然亦無不因「用」而始有「體」。萬物如僅有一靜的體，而無「動的用」，則「靜的體」亦無存在。故體用實爲一物兩面。不明其「用」，莫釋其「體」。欲明宇宙「靜的存在」，須先明宇宙「動的規例」。一如五行之必與生剋相聯。金木水火土僅言其體，生剋則言其用，無生剋則無五行。故金水等詞非爲靜的「體」。而爲動的「用」。何以謂之「金」，以其能生「水」，能剋「木」，依「土」而生，受剋於「火」也。所謂「五行」，實係五種動變規律。所謂金木水火土，係代表五種動態與效能，而未可僅認爲五種原子。同理以觀察宇宙萬物，則原始因素，應爲各種「變動律」。吾國儒家之「易」，道家之所謂「大道」，西哲所謂「自然法則」，均即係宇宙之「變動律」。各種不同之變動，生各種不同之形體。于是天地位焉，萬物生焉。逝者如斯，名之謂「流水」；巍然矗立，名之爲「懸岩」；流水與懸岩，因同爲變動體，僅係變動律之不同耳。無動即無變，無動變即無「生」。故靜的存在，僅係就特定時間作片段之觀察；就全程而觀，則只有動的規例，而無靜的存在。「變動不居」，「生生不息」乃存在（Being）之本義。故推究極至，宇宙間並無原子之存在，而僅有二種變動力。此種變動力依相對定律而發生正負二面之發射，此即「電子」，與吾國陰陽之舊理相符也。因此變動力而生宇宙萬有，故世界萬物均係此種變動力之化身。因此變動力乃有熱、光、聲、電，乃有生命，乃有萬物，乃有人類之世界。

分而考察此變動力，就其態勢可別爲「動」與「變」。動爲「週迴不輟」之意，依週期律而循環不已；變爲繼續不絕之意，依生命力而爲推陳出新。不輟之動爲生之存在（空間）；不絕之變爲生之發展（時間）。故「生」爲動與變之總稱，變動律之代名，宇宙之本質。宇宙之構成，或繹爲「空間」與「時間」。然「空間」

乃不對變動率展延所形成之外圍，（即機何學上所謂由點之動而成線成面；面即空間也。）時間則不，變動率持續所經過之歷程。故謂「空間」乃生之展開，「時間」乃生之延續。因「時」「空」而造成人類所認識之宇宙，實為整個在動與變中之生命力。如一旦不動不變，即為無生，宇宙即為毀滅。

二、革命的人生觀與社會觀。由於認識動的宇宙，乃可進而解釋人生與人類之社會。

人類為宇宙萬物之一，人類之本體，亦為一種自然物，受自然法則之規範，在動變律中而發生，而存在。蓋人身為無數細胞之有機組合，一切肌肉、骨骼、血液，無時不在周迴不輟之運動中，亦無時不在繼續不絕之新陳代謝中，此種循環之動與繼續之變，一旦阻滯或消失，則身體即生疾病或死亡。人身之死亡，即此無數細胞因失去規律之動變而解體。人身之生老病死，無非此種變能力之自然定律。故人生之活動，亦不期然而自然受宇宙整個動變律之支配，外之如四時之感召，陰晴寒暑之變化，山川之潛力，亢溼通塞之影響，內之如飲食睡息之補充，愚智強弱之分判，因無不有一定之規律，所謂「冥冥之中，自有主宰。」惟操持之者，非「造化小兒」，乃「自然法則」耳。

人類社會為集多數人之總稱。個人之在羣體中，亦如細胞之在人身。個體之不斷活動，與不絕之新陳代謝，乃社會之生命。人體內之細胞單位各有其動變規律，又有其共同組織之動變公律。個人之在社會亦然；個人有各別之活動，而社會又有一定之動變規律。亦如天體中之星球，有「自動」又有「公動」，故個人亦不能不隨社會之動變公律，而起生活之差異。社會之公律，可以拘束個人之自由，亦以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。

人身內細胞如脫離其組織，單獨生存，不過俄頃，甚或根本不能生存；必在整個組織中，受全體動變規律之支配，乃可維持其本身之活力，經年累月而不消失。個人脫離社會，則生存之延續，亦不過甚短之時日；必在有組織之羣體中，個人乃可得食衣住行以維持其生命。蓋人類為天然之合羣生物，捨其羣體，個體即無由存

立。其主。姑去子離「人者，根於天、天者，根於自然。」（蘇聯第二十二章）是以個人為未盡者，個人依自然之動變規律而生存，人羣社會亦依此動變規律而有歷史。人類之動變規律，簡稱之為「生存定

律」。人生之目的，即在滿足生存慾望。易言之，亦即在求個體與全體之活動，更符合于宇宙間之自然法則，以得遂其生。故老子謂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（道德經第二十五章）是以個人欲求生存，須求人身各種細胞組織動變能力之延展。人類全體之求生，則須求各個人生命力之延展。此種求生願望，為個體與羣體之共同目的。因此種目的，故個人須智能之進步，以為延展生命力之積極方法；衛生之合理，以為消極方法。在人類社會，則須有道德文化之進步，以為光大羣體生命之積極方法；救濟保衛之完備，以為消極方法。個人與社會之利害一致，即在此「求進步之生存」一念。

人類在原始時期，即為有組織之羣體。自漁獵時代以來，即營集體的社會生活；合羣力以求生存，集結之團體愈大，則生存之能力亦愈進步，人類文化亦愈發展。時至今日，已可令地球人類為一家，故文化亦一躍千丈。如人類社會組織愈趨嚴密，合力之程度愈益加增，則人類生存進步將益無窮。人類社會之正常發展，如風俗道德之形成，法制之創立，政治經濟之組織，教育文化之傳佈，科學工藝之發明，必至防禦警衛之設備，無一不為求羣體組織之合理化，以符於全體生存之要求。全體生存條件愈益進步，個體生命愈得幸福。故凡有益於全體生存者，不惜合羣力以赴之，又不惜犧牲個體之利益以成之。甚有願捐獻個人之生命與幸福，以求全體利益之獲得，羣體生命之光輝者，此則人類歷史上所稱為聖哲仁人，革命志士也。人類賴有此種精神，故進步迅速，超越一切。今日燦爛之文化，無非此種高尚偉大之人生觀與社會觀造成之。

### 三、生存進化之歷史觀

人類為自然界中最高等之動物，人身組織較任何物體為複雜，其生存條件，亦最繁苛。空中水底既無以生存。嚴寒盛暑，亢燥寒濕，亦不適於生存。僅有衣食以維持肉體之飢寒，亦尚不足以言人類之生存。蓋人類非若普通動植物之僅有簡單生存慾望，易於滿足也。人類之智識，不僅不以簡單之生存為滿足，且不以僅顧目前之生存為滿足。求永久美滿之生存，常為人類當前之課題。因此要求，人類始由生存而進化。人類最初亦僅如一般動物，以營求資料，解決目前之飢寒為進化云者，求今優於昔，未來更勝於現在也。人類最初亦僅如一般動物，以營求資料，解決目前之飢寒為

滿足。經驗之啓迪，知畋獵魚獸，貯蓄果物以防未來之飢寒；是爲人類文明之起始。史所稱爲漁獵時代，由是而漸知蕃養馴畜，以創造未來之衣食，是爲文明之又一躍進，乃爲游牧時代。迨知耕種田畝，培養穀物，以獲優裕之生活，是爲農耕時代之開始，人類文明之大啓。迫于晚近，工業科學之發展，製造技術之精進，創造物質之能力無窮，文明之進步乃爲無限。惟人類生存慾望，正與交化進步之程度，互爲因果。生存慾望之提高，促成文明之進步；而文明愈進步，生存慾望亦愈提高。故向者千百人數十年之生活資料，今或僅足供一人短時間中之消耗。向者不過爲一身之稻梁謀，子孫之衣食計，今則求物質之滿足外，兼求精神之享受；家族之富贍外，尙須求社會之俱足。人類進化之階梯方且開始，人類生存慾望之提高亦正無窮。此種生存慾望之提高與滿足，即爲人類生命力之延展，亦爲人類社會之光輝。

社會之進化過程，即爲人類發展之歷史。人類社會既爲人類求生存之結合，則人類歷史亦不外爲求生存之經過。人類最適最善之生存，原無限度。賴「智能」與「合力」，不絕創造文明。「智能」多憑於各個體之獨立發展；「合力」則賴全體之共同合作。故進化原則爲「提高智能，擴大合作。」一切生活形態。其不妨礙或違反此原則者，即爲合理之生活，有益於全體及個體之生存與發展；反之，即爲不合理之生活，足以妨礙生存，窒息文明。故小而言之：個人之私生活過於放佚，則個人之智能發展，即受障礙，過於自私，社會全體之合力，即受影響。大而言之：一切政治經濟文物制度，其有妨礙個人之自由者，即足壓抑智能之發展；其有違反大衆之平等者，即足消滅全體之合力，凡此皆非人類合理之生活，足以減縮人類文明進化之速度。故理想之人類生活，即爲可以啓發「智能」與「合力」之生活；於各時代中，全體與個體，各得盡其最善之努力，以創造生活資源（精神的與物質的），增進全體之幸福。此即爲人類生存進化之真義，而合於宇宙定律者也。

唯物論者，認爲人類歷史進化之重心，爲人類生產手段之進步。此知其一端而忘忽全體者也。就生產手段之進步而論，乃人類求生慾望之一種結果，而非其造因，更非其唯一原因。蓋人類之生產手段，初非徒憑二人之技巧而生，乃起於全社會求生之慾望與需要。因有此慾望，故孜孜以求生產工具之改善，生產組織之強

化，與生產過程之縮短。且社會進化之方法，亦不僅籍生產手段之進步而已。使無社會之合力，則縱有優良之生產手段，仍無法改善生存之條件。蓋生產手段之進步，須有其他社會條件與之配合，尤以有關集合羣力之政治組織，宗教信仰，文化水準為要。蓋人類進化因素，憑依於合方，更賴於技術。人類自原始時代以來，即須憑合羣之協力，營團體之生活，已如前論，觀於今日高等動物之狀態，即可推知原人之生活；蓋彼時之生產手段，雖僅一手一足之力，而集合羣衆之力，亦可獲得生活之資源。嗣雖有鋒利之石箭火槍，為較進步之生產手段，然如不藉團體之力量，仍無以捕獲狡禽，抵抗猛獸。遊牧時代，生產技術，已較大進，然馴養獸羣，追逐草原，亦無時不藉團體之力量，此觀於今日之游牧民族所營部落生活可知也。初期農耕社會，有賴於村落血族團體之合作，固不待論。即至農業全盛時期，農村生活似可自給自足，然觀農村中鄰里關係之親密，亦可推知其生活相需之殷切。蓋播種、收穫、灌水、除草，無一不賴羣力而始有濟。近代工業社會，需要分工合作之密切，社會協力範圍之廣大，更為瞭然。觀察每一劃時代之進步，即為合方範圍之顯然擴大。由漁獵時代而至遊牧時代，即為由少數羣力進至部落合作。由遊牧以至農耕，為由部落合作進至村社社會。由農耕而至工業，為由村里社會進至國族乃至世界協力。此種人類協力範圍之逐步擴大，（初非為因生產技術進步而生之結果，而因其他文化能力之擴大；尤以團體組織能力，如表現為社會制度之各方面者，更為重大之因素。而以文化之溝通，為其誘因；如戰爭與貿易即為溝通文化之一重要方法。於是育語言、宗教、生產、技術等各種文明之混合提高；而各族羣之互相合作，以得擴展人類合力之範圍。故人類生產技術之進步，常為團體範圍之擴大而生之結果，為因「生存」慾望所起之諸緣之一。衆緣互相因果，各方平頭進步，乃得人類社會之進化。故就進化過程中之一端，遞下斷語，偏頗之論也。）吾人對各時代姑以漁獵、遊牧、農耕、工業等為名者，亦如言：部落時代、封建時代、國族時代等，舉其一端，便乎措辭耳。非謂即以此代表各時代之全貌也。

不同。四、克服自然。人類之生活所需，固大別為精神的與物質的。人類「精神的享受」如學術、繪畫、音樂，以及其他娛樂等，為人類自力所能創造。物質的享受如食、衣、住、行等，所必需則需因自然之力。精神的享受，人類可以自由意志，任意創造而不受其他限制。物質的享受，則須視自然界之供給情形而定，非自由意志所可完全支配。然人類生存之必需品，為物質的而非精神的。蓋物質的享受，為人類維持生存之原料，無此供給，即無法生存。故求生存首須獲得物質的生活資源，得物質之滿足，然後始可言精神之享受。

五、人類不能離地而生存。人類生活，所需求之物質，悉出於土地。日光、空氣、食衣，亦均為人生所不可缺少。食衣所需，悉取給於土地；住行所在，無非土地。土地乃人類之孕育場所，其廣袤界說，為一切自然物之總稱。經濟學上土地之界說，即為包括「陸」、「水」、「空氣」、「日光」以及一切自然力與地力之切實藏處。人類自原始以來，即受賜於「自然」，以迄永久之未來，仍藉「自然」為活潑。惟人類憑其「智能」與「合力」，逐漸由被動的受制於自然，進而利用自然，以至主動的克服自然之境域耳。更兼重要因素。

人類始祖，如華夏之商彝斬物，純粹受自然之支配，於自然許可範圍之下，營種有之微弱生活。無可探之果實，即不免於飢餓；無可得之獸皮，即不免於寒冷。氣候之變化，水旱之侵襲，毒蛇猛獸，疾病疫厲之禍害，即致夭折數人於死地。此時為人類生存能力最弱時期，亦即為自然威力最大，人類完全受制於自然之時期。憑「智能」與「合力」之增長，知藉團體之力量，用武力以事漁獵，剛健以防飢寒，於是山林、川澤、草原之利，可供人類之利用，是為人類由被動的受制於自然，變而為相對的利用自然之始。迨能闢草萊，開山野，樹藝稼穡以事農耕，於是人類利用自然之程度大進，自然之威力大減，人類之生存首得確實之保障，實為文化之開始。故西文文化一詞（Culture），原為農耕之義。蓋謂耕種土地，即為文化也。降至現代，能役使自然力之機械電力，轉變自然之氣候，土壤，於是山河之險不足阻，地域之廣不足隔，空中可飛，水底可潛；深閉之寶藏，取之無窮；無形之電力，用之無盡。動植物之性質可變，製造之技術萬能。自然界全體將無不可供人類之利用，是為人類開始征服大自然。人類之智能益增，能力之範圍益廣，大自然將完全為人類所征服，而